

# 让脱贫的农民演自己的脱贫故事

## 《一个不落》：一场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

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任沁沁、张逸之、吴剑锋）两年，一头扎进农村，与农民吃住一起，让刚刚脱贫的农民演他们的脱贫故事。导演郭啸这场大胆实验，结果如何？

11月25日，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国产电影展开幕式上，1972年出生的郭啸，作为导演代表上台致辞。他的这部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将在本届电影节展映。

“这是一次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1972年出生的郭啸告诉新华社记者，艺术源自生活，人民需要艺术，更需要来自真实、能与他们血脉相通的艺术。

影片中的梨花村，原型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这里曾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改变了村民的命运，武乡羊肥小米品牌创立了，微商销售模式搭建了，曾经滞销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了，光伏项目立起来了，岭头村在2016年实现了整村脱贫。

2017年春节，郭啸第一次来岭头村采风，决定把这里的故事搬上大屏幕。那些历经

了沧桑依然挂着笑的高原红的脸，长满了老茧却温暖无比的有力的手，言语间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都触动着他。

不需要布置场景，土黄色的土地、搪瓷大碗、简陋的窑洞、砖墙、石壁与石桌，就是最好的景。不需挑选演员，精准扶贫政策下脱贫的农民，就是最好的演员，他们的真实演绎最具话语权。

扎根数月，写好剧本，当年5月1日，《一个不落》开机。

影片以返乡青年张帆的视角，讲述了驻村扶贫帮扶工作队进入梨花村后，依靠党员、群众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家族矛盾；通过精准扶贫，带领梨花村成功脱贫的故事。电影礼赞扶贫工作队干部，更真切呈现了贫困农村的自然风貌、社会地理、农民生存样态以及情感诉求。

为了让连相机都没见过的农民对摄像机不发怵，郭啸从不喊“开机”，总是在与农民聊天的轻松氛围下渐入拍摄佳境。为了拍摄过程中不打扰农民表演，剧组没请剧照师。

在自己最熟悉的天地里，农民们每天拿

到一张台词，在规定的情景内，“可劲儿折

腾”。演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都很投入，没人跳戏。

背台词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想到，村民们每天领到台词后，不仅能背下来，还能对台词做合理改变，融入了当地的语言特色。“抿圪斗”“拉拉话”“不歪”“牛哄哄”“瞎胡球闹”等真实生活中“流”出来的语言，让影片接地气，还冒着热气。

不少当地农民主动要求入戏。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拄着拐杖来找郭啸，“村里其他人都粉上了，给我也加个角色吧。”

从村干部腐败、懒汉混吃混喝、兄弟反目、孩子交不起学费；到扶贫干部进村，与农民倾心交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精准扶贫政策。而后，村干部积极配合工作队做好脱贫致富工作，光棍李二狗入了村里新成立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光棍狗蛋成了乡村快递员，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工作队给联系了爱心企业，村庄各种乱象得到了改善，乡风民风村容村貌向好……走上脱贫致富大道的梨花村，正是千千万万个脱贫村的真实写照。

“精准扶贫让俺们村告别了穷日子，过上了

好日子，还让俺们当了回电影演员。”剧中扮演老支书的岭头村73岁村民张来旺深情地说，俺们感觉日子越过越好，往后更有奔头。

2018年10月，《一个不落》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2019年，影片被推选为2019年度国家电影精品工程专项资助项目；2020年10月17日第7个全国扶贫日前夕，《一个不落》登上大银幕。

电影上映以来，郭啸接到了许多农民朋友来电。他们感谢剧组拍了一部让农民感到亲切并为之感动的电影。郭啸说：“这是一部由人民参与创作，为人民抒怀的电影，是我应该感谢你们，人民的喝彩才是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

随着贵州省日前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施雨岑、桂娟、史林静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闪耀在后世各种记载中。它确实存在，却神秘又模糊——它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能在中原崛起？它的文化历经怎样的传承转合？

一切有待考古工作提供实证。

25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南二里头遗址、时庄遗址、余庄遗址、黄山遗址和安徽禹会村遗址5项重要考古发现。这5项发现都与夏文化和中原文明形成发展相关。

对于整个中国考古界而言，“夏”是一个悠远而宏大的课题。自1959年史学家徐旭生以明确寻找“夏墟”为目的的豫西田野考古调查为标志，学术界开展夏代考古工作已经60余年。

国家文物局今年启动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2024），正是为了给全面复原和构建夏王朝的诞生背景、社会历史、文明成就、政治结构、国家体系等提供科学支撑，为解决夏文化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化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准确清晰的答案。

在25日的工作会上，考古工作者们展示了自己近年来寻找“夏”的足迹——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九宫格”式布局、“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面貌更加清晰，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多个网格内均曾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基址和墓葬，显示出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结构布局。

时庄遗址则发现了一处粮仓城，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期。城址中心发现一座连间房屋，房屋周围散布29座仓储建筑遗迹，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推测应为粮仓。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

余庄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现墓葬、房址、窖穴等各类遗迹50余处，其中龙山文化M10是迄今河南境内已发现的随葬器物数量最丰富、等级规格最高、礼制色彩最明确的龙山文化墓葬。

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出土大量玉石器制作工具、玉石料残次品、陶器、骨器等遗物，均与玉石器制作密切相关，推测黄山遗址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玉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聚落遗址，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区域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因“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记载而得名。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并确认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年代距今4400年至4100年，整体规模超过18万平方米。

“这5个遗址都是比较长期工作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是在不断突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点评说，我们所有的发现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理解夏文化。

星散在各处的遗址，埋藏着中华文明的秘密。寻找“夏”、探知文明的起源，对今天的我们意义何在？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传下来、直到现在都有着内在继承关系的文化特征可称为文化基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说，揭示这些文化基因，就能够知晓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新华社北京电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

## 主旋律电影持续飘红背后



▲11月28日，电影《夺冠》获得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史题材，草根故事挖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在青年导演韩一看来，主旋律电影大热背后，是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高的创作团队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宽容度的角度去讲述时代的大主题。“例如影片《一点就到家》，通过几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的故事，透视社会变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可以被视为喜剧电影。”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实故事，亿万人民生活奋斗的火热图景，为广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现实沃土、灵感源泉。

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在本届金鸡奖活动中参展。“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的机遇。”该片导演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

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夺冠》取材自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识。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青年编剧张冀说，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实、本土、充满烟火气的，区别于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形式的中国叙事。

创新，也是当前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的一系列军事片、战争片的探索，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对电影新形态的尝试，从《中国机长》到《夺冠》等影片在价值观上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取舍……它们的成功，无不是创新意识下艺术实践的结果。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

表达。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

皇甫宜川说，我们应该从强调“精品意识”，向“精品常态化”努力。

“好的电影一定是传播大爱，带给人真善美、正能量的，这些电影应该鼓励大量生产和制作。”刘潇说，未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依旧要着眼于用草根视角呈现宏大主题，同时从人性深度、人类命运等更高角度去思考电影。

生逢好时代，更多青年创作者们得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周洲说，国家与民族赋予我们文化的从容与自信，青年电影人当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以不竭的创作回应时代课题，承担时代使命。（记者吴剑锋、任沁沁、张逸之）

新华社福州11月29日电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都将叙事视角从英雄转向平凡人。《八佰》中，一个个小人物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主角；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时代发展与国家巨变映照在平凡人的悲欢离合中，让人为之动容。

“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想吸引观众，就要引起他们的共情，角色必须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爱有恨有恐惧。早年主旋律电影塑造英雄人物，往往对缺点避而不谈，导致人物失真。”刘潇说，而近年来上映的《红海行动》等影片，更加注重呈现人物身上的瑕疵与成长，无形中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

“只有创作者在情感上与民众的情感能形成共鸣，才有可能创作出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作品。”皇甫宜川说。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不再拘泥于革命历

史题材，草根故事挖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在青年导演韩一看来，主旋律电影大热背后，是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高的创作团队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宽容度的角度去讲述时代的大主题。“例如影片《一点就到家》，通过几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的故事，透视社会变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可以被视为喜剧电影。”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实

故事，亿万人民生活奋斗的火热图景，为广大

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现实沃土、灵感源泉。

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在本届金鸡奖活动中参展。“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的机遇。”该片导演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

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夺冠》取材自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一经

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识。

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青年编剧张冀说，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实、本土、充满烟火气的，区别于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形式的中国叙事。

创新，也是当前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的一系列军事片、战争片的探索，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对电影新形态的尝试，从《中国机长》到《夺冠》等影片在价值观上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取舍……它们的成功，无不是创新意识下艺术实践的结果。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

表达。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

皇甫宜川说，我们应该从强调“精品意识”，向“精品常态化”努力。

“好的电影一定是传播大爱，带给人真善美、正能量的，这些电影应该鼓励大量生产和制作。”刘潇说，未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依旧要着眼于用草根视角呈现宏大主题，同时从人性深度、人类命运等更高角度去思考电影。

生逢好时代，更多青年创作者们得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周洲说，国家与民族赋予我们文化的从容与自信，青年电影人当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以不竭的创作回应时代课题，承担时代使命。（记者吴剑锋、任沁沁、张逸之）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

表达。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

皇甫宜川说，我们应该从强调“精品意识”，向“精品常态化”努力。

“好的电影一定是传播大爱，带给人真善美、正能量的，这些电影应该鼓励大量生产和制作。”刘潇说，未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依旧要着眼于用草根视角呈现宏大主题，同时从人性深度、人类命运等更高角度去思考电影。

生逢好时代，更多青年创作者们得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周洲